



◎ 澜沧拉祜族传统计时方法和年节活动

◎ 沙捞越华人的早期历史

◎ 摩梭人的达巴教和达巴文

民族学报

第四辑

MINZU XUEBAO

云南民族大学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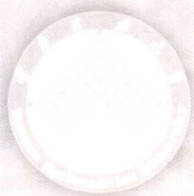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巴楚巫文化】

大理国写经研究

◎ 金沙江河谷的傣族

◎ 阿拉伯几何图案的分析研究



MinZu XueBao

云南民族大学 编

第 四 辑

民族学报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学报. 第4辑/汪宁生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ISBN 7-105-07949-5

I. 民... II. 汪... III. 民族学—丛刊
IV. C912.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60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 14 号 邮编 100013)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26.875 字数: 563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58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三室电话: 64272078;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民族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甄朝党

◎副主任：马丽娟

◎主 编：汪宁生

◎委 员：马丽娟 王亚文 王世丽
汪宁生 张天军 赵岩社
甄朝党 谢国先

前 言

《民族学报》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共出三辑，曾发表过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田汝康《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闻宥《古台语中的dr—》，费孝通《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方国瑜《麓川思氏谱牒笺证》等，已成为民族研究有关领域中的重要文献，常为学者所引用。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坚持出版，有识之士深以为憾。至今仍有读者不时来信询问情况或索要旧刊。

今云南民族大学领导重视学术研究，不惜投入人力财力，决定恢复出版《民族学报》。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在相隔二十多年之后，《民族学报》终于又能和读者见面。这首先要感谢为本辑提供论文的作者们。他们在接到约稿信后能很快响应送来自己未曾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几篇虽曾在内刊印行，也经作者做了大量补充或修改，与过去面貌已大不相同。

创新才能进步，治学更是如此。本辑所收18篇文章，有些讨论国人过去很少注意的新问题（如《阿拉伯几何图案的分析研究》、《沙捞越华人的早期历史》）；有些对某一问题作出新的全面研究或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如《大理国写经研究》、《巴楚巫文化》）；有些报告自己田野调查中新的收获（如《摩梭人的达巴教和达巴文》、《澜沧拉祜族传统计时方法和年节活动》）或介绍考释新近发现的实物史料（《南诏王都太和城遗址仓贮碑考释》、《明朝大理回族北迁西昌考——几件清真寺碑文介绍》）和文献资料（《〈九夷古事〉校注》、《恒乍绷〈供单〉笺注》），涉及民族研究很多领域（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物考古、民族艺术、民族宗教……），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特别是田野工作新收获和新发现的实物史料和文献资料，对推动研究工作的前进尤为重要。假如束书不观，又不下去调查，但知揣摩时尚，辗转抄引前人常用材料，敷衍成文，是不会产生具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果的。《民族学报》今后将优先发表民族研究各个领域中含有新鲜资料的作品。

我们力量薄弱，加之仓促成书，在稿件审定、修改、编排、校对诸方面不免存在许多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更望海内外同行继续踊跃赐稿，使这份以学术性和资料性为自己特点的出版物能长期存在下去，为民族研究工作者增添一块展示他们长期辛苦耕耘所取得成果的平台，为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及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编 者

2006年10月

目 录

001/	南诏王都太和城遗址仓贮碑考释	田怀清
011/	大理国写经研究	侯 冲
070/	元山西两路新军的民族成分 ——兼谈滇西“本人”一词原意	杨毓骧 温琪宏
081/	明朝大理回族北迁西昌考 ——几件清真寺碑文介绍	刘光曙
090/	《九夷古事》校注	李孝友
109/	沙捞越华人的早期历史	田汝康
119/	关于越南古钱的研究	杜文宁
133/	恒乍绷《供单》笺注	王恒杰
145/	巴楚巫文化	管维良
191/	徐国与南方古代民族关系初探	孔令远
202/	单于都护府叛乱的原因及结果之探讨	王世丽
214/	摩梭人的达巴教和达巴文	宋兆麟
249/	澜沧拉祜族传统计时方法和年节活动	王正华
291/	金沙江河谷的傣族	王国祥
327/	释“御” ——汉语词源于古越语例证之一	王敬骝
333/	佤族的祈祷辞汉译	魏德明
359/	阿拉伯几何图案的分析研究	龙村倪
389/	从纳西族“白沙细乐”看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孙明跃

Contents

Interpretation of An Inscription from the Site of the Taihe City (太和城), Capital of Nanzhao (南诏)	<i>Tian Huaiqing</i> /001
Research into the Texts in Manuscript of Buddhism in Dali Kingdom	<i>Hou Chong</i> /011
The Ethnic Identity in Shanxi Lianglujun (山西两路军) during Yuan Dynasty: on the Etymology of Benren (本人) Living in Western Yunnan	<i>Yang Yuxiang, Wen Qihong</i> /070
The Northward Immigration of Muslims from Dali to Xichang during Ming Dynasty: Introduction of Some Inscriptions in Mosques	<i>Liu Guangshu</i> /081
Collations and Notes on Ancient Records of Nine Yi (九夷)	<i>Li Xiaoyou</i> /090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	<i>Tian Rukang</i> /109
Study on Ancient Coins in Vietnam	<i>Du Wenyu</i> /119
Notes on The Confessions of Heng Zhabeng	<i>Wang Hengjie</i> /133
Witch Culture of Ba (巴) and Chu (楚)	<i>Guan Weiliang</i> /14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u (徐) and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South China	<i>Kong Lingyuan</i> /191
The Reason and Consequence of A Rebellion of Chanyu Duhufu (单于都护府)	<i>Wang Shili</i> /202
Daba Belief and Daba Picture Writing of Mosuo	<i>Song Zhaolin</i> /214
Traditional Time—reckoning and Annual Festivals of Lahu in Lancang County	<i>Wang Zhenghua</i> /249
Dai People in the Jinsha River (金沙江) Valley	<i>Wang Guoxiang</i> /291
Interpretation of Yu (御) ——An Example of Analyzing Chinese Etymology through Ancient Yue (越) Language	<i>Wang Jingliu</i> /327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ome Prayers of Wa	<i>Wei Deming</i> /333

An Analysis of Arabesque, or Islamic Geometrical Patterns	<i>Long Cunni</i> / 359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Inter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Exemplified in Elegant Music (细乐) in Baisha (白沙)	<i>Sun Mingyue</i> / 389

南诏王都太和城遗址仓贮碑考释

田怀清

(大理州博物馆)

《云南文物》2002年第2期刊载了杨德文、张灿磊撰写《南诏太和城遗址新发现一块南诏国早期碑刻》，文后面附有碑刻拓片复印件，现重新录文于下。并根据杨、张报道材料做初步的考释，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碑文别字识别

2001年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一通重要的南诏碑刻。碑的质地为青麻岩，碑体未经人工打磨加工，属于苍山马耳峰与佛顶峰之间的葶苈溪中的天然石块。碑高57厘米、中段最宽处为40厘米、厚12至15厘米。阴刻汉字7行，每行6至13字不等，共70个字^①。原报道材料中有个别字似有出入，为了讨论的方便，现重新依照碑文拓片文字录文如下：

倉官丘羅寬倉 (一行)

子空邏騾羅勸利羅勒顛 (二行)

名判官大寬倉壹所受敕珍降 (三行)

伍佰陳拾珍碩珍野嘆勝戴拾味 (四行)

錢監倉蒙舍大軍將謝龍傍 (五行)

白崖城戶曹長生仲隆內侍 (六行)

醋大羽儀加朋首 (七行)

^① 杨德文，张灿磊：《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一块南诏早期碑刻》，载《云南文物》，2002（2）。

碑文虽然仅有 70 个字，但却夹杂有一些别字，因此首先需要对碑文中的别字进行识别。如第一行的第五字刻文为“寬”字，当为“宽”字的别字。“宽”字与魏《元新成妃李氏墓志》上的“宽”字完全相同，《碑别字新编》识为“宽”字。^①“宽”字还与南诏岷山图山城遗址出土的有字瓦“宽顺”二字中的“宽”字相同。^②说明“宽”字的别体“寬”字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何时传入云南不得而知，唐代云南已普遍流行。

第二行的第二字刻文为“定”字，当为“定”字的别字。碑文中的“定”字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爨龙颜碑》、魏《元定墓志》、周《贺屯植墓志》上的“定”字完全相同，《碑别字新编》识为“定”字。^③

第二行的第十字刻为“顛”字，当为“颠”字的别字。此碑上的“顛”字与唐《圭峰禅师碑》上的“顛”字完全相同，《碑别字新编》识为“颠”字。^④

第四行的第六字刻文为“碩”字，当为“硕”字的别字。碑文中的“碩”字与梁《赵重进造像》上的“碩”字相同，《碑别字新编》识为“硕”字。^⑤《增韵》：“与石通。”《史记·滑稽传》：“衡名，百二十斤为石。”

第四行的第八字刻文为“𧯛”字，即“斗”字。《玉篇》：“俗斗家。”《汉书·平帝纪》：“民捕蝗诣史，以𧯛受钱。”《蛮书·南蛮条教》卷九亦云：“每出军征役，每蛮各携粮米一𧯛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料者。”

第六行第五字刻文为“𧯛”字，当为“曹”字的别字。第九字刻文为“陞”，当为“坚”的别字。此字与齐《申狩造像》上的“陞”字基本相同，《碑别字新编》识为“坚”字。^⑥

另外，第四行的第三、九、十三字“𧯛”，经大理州群艺馆著名书法家马福民先生鉴别，识为“肆”字的别字。此字从上下文观察，属于数词，从壹至拾这些数词的笔画分析来看，也应是“肆”字的别字。

二、碑文内容考释

在弄清碑刻文字的基础上，本文试对碑文内容做初步的考释。此碑无碑名，从碑文记载的内容上看，应属于一通仓贮碑，记载了粮仓保管粮食的数量、负责保管粮食的仓官、仓子的姓名和监仓官员。

①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②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巍山岷山南诏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59（3）。

③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④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⑤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⑥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仓官丘罗宽，仓子定逻驛、罗勸利、罗勒颠”句：

仓官，即主管粮食的官员。丘罗宽，其人不可考，但丘姓是南诏时期的一著名姓氏。南诏太和城遗址出土的有字瓦中有“□年，丘傍苜”等字；中和乙址（即阳苴咩城遗址）出土有字瓦中有“□年，丘公莫造”等字。^①“仓子”是指守护粮仓、保管粮食的人，这里的“子”字是对男子的通称或贵称。《穀梁传·宣公十年》云：“其曰子，尊之也。”古代一般称士人曰士子，舟人曰舟子，樵人曰樵子，仓人曰仓子。《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仓人：掌粟人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凡国之大事，共道路之谷积，食饮之具。”

“谷判官大宽，仓壹所，受谷玖仟伍佰肆拾玖硕玖斗肆胜贰拾肆钱”句：

南诏前期的职官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大多源于唐朝。判官，属文职，据《通典·职官十四》云：“掌判仓、兵、骑、胄事”，各藩镇往往尽委钱谷之计于判官。南诏仓库储谷的计量单位与敦煌卷子中有关“梁户”文书中记录的极为相似。如敦煌文书S·1823号《某寺都师道成于梁户价进子手上就库领散领得油抄录》中载：“癸卯年正月一日都师道成于梁户价进子手上就库领散领得油抄录如后：正月至五月中间就库领、散领得油柒斗柒胜（寻甲），五月至十月中间，就库领散领得油壹硕壹斗肆胜（押）。十月至十一月□□就库领、散领得油叁斗壹胜（押）……”^②不难看出，南诏入库粮食的计量单位硕（石）、斗（斗）、胜（升）与中原容器的计量单位是一致的。在敦煌文书中，计量单位“升”字，有的写作“胜”，有的写作“升”，说明“胜”、“升”是相通的。唐代度量衡，大小二制，官斗，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官秤，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记载的该仓储藏谷物玖仟伍佰肆拾玖硕玖斗肆胜贰拾肆钱，不知是以大斗计，还是小斗计？虽然一时难以确定，但仅只一个仓库储藏有如此多的谷物，说明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以后，农业生产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粮食储备有所增加。此碑的发现，印证了《南诏德化碑》“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廩”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监仓蒙舍大军将谢龙傍，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内侍醋大羽仪加朋首”句：

监仓，即监视、督察粮仓。蒙舍大军将谢龙傍，史书失载，在《南诏德化碑》碑阴提名中，又由于碑文剥蚀，未能见到。这里仅就新发现的碑刻上的记载做初步的考证。南诏在政区建置形式上仿效唐王朝，先后建置节度十一、都督二、府四、郡十、州六、县三，在南诏首府地区，有太和、阳苴咩、大厘、邓川、蒙舍、白崖等六赕。“赕”即唐朝内地的“州”。《新唐书·南蛮传》：“夷语赕若州。”谢龙傍，南诏武将，是率兵驻守蒙舍州（今巍山）的大军将。《蛮书》卷九说：“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殊尤者，得除受清

① 曾昭炳：《点苍山所出古代有字残瓦》，《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乙篇，1942年编印。

② 姜伯勤：《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载《中国史研究》，1980（3）。

平官。”《新唐书·南诏传》云：“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据《通典·职官典·注》云：试者，未为正命，即未正式授官职而尚为试用人员之谓也。大军将谢龙傍虽然是一名试官，但仍是镇守蒙舍州的重要高级军事将领，地位仅次于清平官，上可秉朝政，下可领地方。

负责监仓的第二人是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白崖城，在今弥渡红岩，是南诏时期的重要城镇之一。据《蛮书》卷五记载：“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宝中附于忠、城、阳等五州之城也。依山为城，高十丈，四周皆引水环流，惟开南北西门。南隅是旧城，周回二里。东北隅新城，大历七年阁罗凤新建也。周回四里。”弥渡红岩古城村、大铺地村的农民在白崖新、旧古城遗址上耕田种地，掘出大量的南诏有字砖、瓦、莲花瓣纹饰瓦当，卷云纹滴水，证明南诏时期的白崖城就在今红岩。地名红岩，清代以前一直称为“白崖”。户曹长是南诏前期官制“六曹”之一。《蛮书》卷九云：“其六曹长即为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诸曹稽逋如录事之职。曹官文牒下诸城镇，皆呼主者。六曹长有功效明著，得迁补大军将。”“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即《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典》总论郡佐条云：“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旧唐书·百官志三》卷四十四云：“都督府一员……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各一人。”唐朝的户曹参军事职能主要是“掌户籍、记账、道路”等，南诏前期户曹长的职能范围，史书未明确记载，大致与唐朝户曹参军事的职能相当。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是《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中的重要官员之一。《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第20行云：“……色绫袍金带段旋忙湊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坚大总管（下剥蚀）。”根据太和城遗址发现南诏仓贮碑记载的“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这一重要史实，笔者亲自到太和城遗址南诏德化碑亭，对碑阴记载的“坚”字前二字作了认真的观察，结合大理州博物馆陈列室展览的《南诏德化碑》碑阴拓片资料，经过反复观察剥蚀后的字迹笔画，仍然可以隐约看出“坚”字前为“生仲”二字。再从《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上看，涉及到户曹长的只有二人，一是大军将前户曹长拓东城大军□□身赏二色绫（下蚀），另一人是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坚。前者是拓东城的前户曹长，可以排除不是白崖城的户曹长，后者应是白崖城的户曹长生仲坚。南诏太和遗址发现的仓贮碑，正好弥补了《南诏德化碑》碑阴对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生仲坚姓名的阙文，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的问题。从《南诏德化碑》的记载来看，生仲坚除被任命为户曹长外，还是一位带兵的军将。《蛮书》卷九云：“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军将地位在大军将之下，帅兵约二至四千。《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生仲坚”，这里涉及户曹长生仲坚的告身问题。何谓“告身”？北周时已有此称，唐因前制亦有告身。南诏告身之制，

当源于唐朝和吐蕃，乃代表官员等级之章饰。《新唐书·吐蕃列传》卷二一六云：“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南诏德化碑》所见告身有：大瑟瑟告身、大金告身、小金告身、大颇弥告身、小颇弥告身、小银告身、小铜告身、大鎗石告身、小鎗石告身等九个等级，白崖城记曹长生仲坚小铜告身为南诏告身中的第七等级。

第三位监仓是“内侍醋大羽仪加朋首”。“内侍”，《南诏太和城遗址新发现一块南诏国早期碑刻》一文中误作“内待”，今改。唐代中央的事务机关中设有内侍省，内侍4人，从四品以上，内常侍6人，正五品下，主要职能是掌管宫内侍奉之事。^①《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有“赞御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等。”说明南诏时期曾设有“内侍”、“内常侍”等官职。仓贮碑上的“内侍”加朋首的职能可能也就是掌管南诏王宫侍奉之事。“醋大”，唐人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唐高彦休《阙史》上《吐突承璀地毛》：“醋大知之久矣。”注：“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唐苏鹗《苏氏演义》上：“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臂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谓之醋大。大者，广也，长也。篆文大字；象人之形。”“醋大”又称“措大”。唐张鷟《朝野僉载》：“江陵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何以称为“醋大”，或“措大”，唐人已说法不一，无可考。“羽仪”，有两种解释，一是因其羽可以用为仪，后引申以“羽仪”比喻被人尊重，可作为表率。韩愈《燕喜亭记》：“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不远矣。”另一种解释是“羽仪”为清平官子弟。据《蛮书》卷九云：“羽仪亦无员数，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诸蛮不与焉。常在云南王左右。羽仪长帐前管系之。”《新唐书·南诏传》亦云：“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以清平官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仓贮碑上的“羽仪”可能属后一种，即加朋首为清平官子弟。

三、关于立碑年代

此次发现的仓贮碑，既无唐、南诏干支纪年，又无唐、南诏年号，为我们确定仓贮碑的立碑年代带来了困难，这里仅从碑文出土的地理位置和碑文记载的内容上做初步的探讨。

为了进一步弄清仓贮碑的立碑年代，笔者于2006年6月2日重新到太和城遗址对出土碑文的地点及出土时间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了解。据白王殿（原为佛顶寺）的管理人员苏光跃介绍，白王殿南殿后墙外有一块菜地，经常被牛马牲口践踏，为了堵拦牛马牲口进入菜地，就在古代夯土高台内侧下脚挖了一条长20米，宽1.5米的大沟，

^① 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卫大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001年12月7日挖沟民工在沟心的表土下60厘米左右挖到一堆乱石,其中有一块石头上刻有文字,随后拾回殿内保管,实地大量出土碑刻的地点距白王殿南殿后墙21米。从翻挖起来的菜地地表上可以见到各种古代的建筑材料,有绳纹青石砖、有厚3、3、5、4.2厘米的绿釉红砖残件及少量的有字瓦。在白王殿正殿后墙西南外约30米的苹果园内,出土两件青麻布石柱础,呈椭圆形。其中一个柱础,直径 57×73 厘米,厚7厘米,柱础正中凿有一圆形孔,孔径7厘米,深3厘米;另一柱础直径为 52×68 厘米,厚17厘米,柱面正中无圆孔。这些建筑材料的出土,说明古代曾在这个夯土高台上进行过一些大的建筑。据民国《大理县志稿·杂志部·古绩》卷三十二记载:“南诏避暑宫,在佛顶峰,其地中高,四下形若鼎峙,南诏阁罗凤筑宫避暑于此,后改为鹤顶寺。”白王殿南殿后墙外出土的绿釉红砖是古代建筑的高级建筑材料,可能是南诏阁罗凤建造避暑宫时的遗物。仓贮碑虽出土于太和城遗址,但太和城又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立有《南诏德化碑》,碑以西是南诏的宫室建筑;内城在核桃山山顶,城墙周长约为1230米,面积约60000平方米。南诏避暑宫遗址位于内城西端,西面紧靠西城墙,大致为椭圆形,面积约7500平方米,其上清代晚期建有佛顶寺,1997年当地居民捐资重修,正殿改名“白王殿”,正殿北耳房名为“鹤顶寺”。南诏避暑宫建造在内城西端夯土高台上,内城,古代称为“金刚城”。明嘉靖《大理府志》云:“金刚城,在佛顶峰麓,南诏云南王筑。”《白古通纪浅述》亦云:“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金刚城、南诏避暑宫、南诏避暑宫内储备粮食的仓库等建筑,可能是南诏同时一起统一规划的一项系统建筑工程。仓贮碑的立碑年代应晚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因为建造粮仓和将粮食入库需要有一个过程,待粮食计量入库后,才可能刻碑记载粮仓内粮食的数量。仓贮碑立于南诏阁罗凤时期是可以肯定的。

另外,仓贮碑文提及的“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为我们探讨立碑年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上面已经说到,白崖城分为旧城与新城两座城。白崖旧城的建造年代。据阮元声《南诏野史》云:“(天宝)十年,王(指阁罗凤)攻安宁,发人口百户于浪穹……天宝十一年,筑白岩城。”胡蔚本《南诏野史》亦云:“(阁罗凤)改是年(天宝十一年)为赞普钟元年,发人口百户于浪穹,筑白崖险城。”白崖旧城筑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白崖旧城东北面为新城。据《蛮书》卷五记载,新城筑于大历七年,即公元772年。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记载的“白崖城户曹长生仲坚”,指的应是白崖旧城时的户曹长生仲坚,不可能是白崖新城时的户曹长生仲坚。其理由是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时的《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中已记载:“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生仲坚。”也就是说,生仲坚担任白崖城户曹长的时间在立《南诏德化碑》之前,即公元766年之前。《南诏德化碑》记载阁罗凤时“官设百司,列等叙卑,位分九等”,同样说明立《南诏德化碑》前已设置文武官员。如该碑记载的唐玄宗天宝

九年（公元750年）就有“军将杨罗颠”、“大军将王毗双罗、罗时牟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有“大军将李克铎”、“军将段全葛”、“大酋望赵俭邓、杨传磨侔”；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有吐蕃“授（阁罗凤）其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根据《南诏德化碑》和《南诏野史》的记载，白崖旧城筑于公元752年，有城后南诏才有可能任命生仲坚为白崖城户曹长，《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才有“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生仲坚”。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的年代，上限最早为公元752年，下限为公元766年。

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是研究南诏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碑文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当时南诏的农业生产情况。但一个粮仓中储藏有大量粮食，从中可以看出南诏时期农业生产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和《蛮书》卷七的记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以及《南诏德化碑》的记载：“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地，家饶五亩之桑，园贮九年之廩”是相吻合的。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从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可以看出，南诏十分重视粮食的储存。对粮仓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分工很细。它既有管理粮仓的仓官，又有具体保管粮食的仓子（即仓人），还有级别很高的大军将、户曹长等作为监仓人。

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弥补了《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军将户曹长小铜告身赏紫袍金带□□坚”中“坚”家前“生仲”二字的残缺，使军将户曹长的姓名得以完备。蒙舍大军将谢龙傍是第一次在南诏仓贮碑中见到，同样可以补证《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的阙遗。《蛮书》卷六云：“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但未提及南诏首府地区的太和、阳苴咩、大厘、邓川、蒙舍、白崖等六赕直辖区域是否有大军将领之。此次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仓贮碑记载有“蒙舍大军将谢龙傍”，证明太和、阳苴咩、大厘、邓川、蒙舍、白崖等六赕均有大军将领之。《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有“……军将兼白崖城大军将大金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李……”也证明六赕直辖区域由大军将领之。

治史如造城，增加每一块砖瓦都是十分有用的，这次南诏王都太和城遗址发现的仓贮碑，为我们研究南诏的经济，职官制度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一 南诏太和城遗址出土
仓贮碑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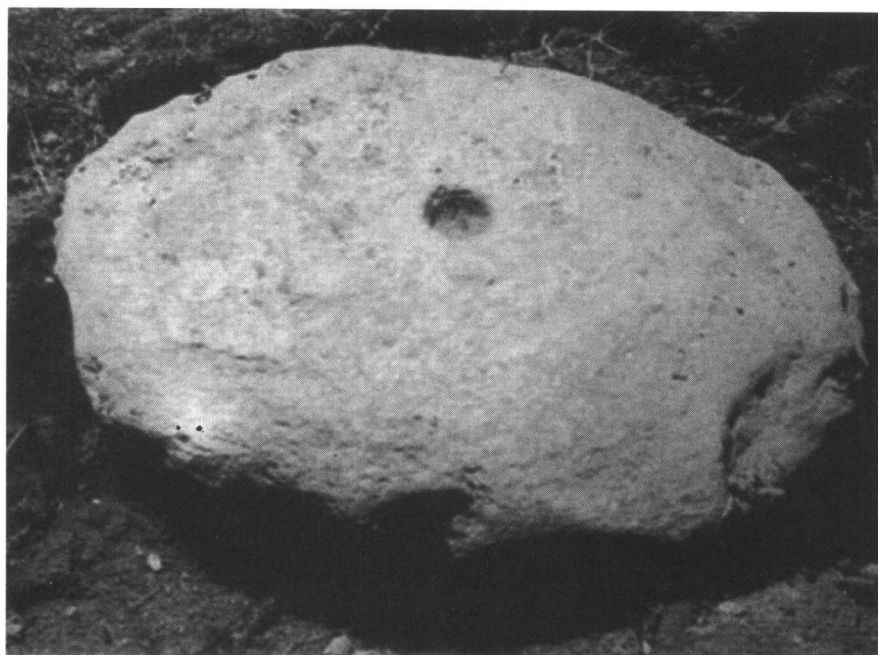
图二 南诏仓贮碑



图三 南诏太和城遗址上的白王殿（正殿及南殿）及
鹤顶寺（佛顶寺），南诏仓贮碑出土于白王殿
南殿后墙外 21 米处



图四 南诏仓贮碑出土地点西侧夯土层中的瓦砾堆积层



图五 南诏仓贮碑土地点西侧夯土高台上出土的柱础石